

五月天否认“假唱”，业内人士质疑歌声表现不太合理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乐队五月天近日陷入疑似假唱风波。视频博主“麦田农夫”接连发布三条视频，对五月天2023年上海演唱会、伦敦演唱会进行真假唱鉴定，并认为五月天有部分歌曲假唱。事件自12月3日起不断发酵，引发多方关注。12月4日晚五月天经纪公司相信音乐发表声明称，五月天在巡回演出中不存在任何假唱行为，并表示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工作。据悉，目前五月天上海演唱会的原始视频、音频已提交属地文化市场稽查部门，有关部门将对提供的音视频内容进行科学的测评分析，并公布调查结果。

声明职业歌手假唱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指控。假唱行为不仅有违职业操守，更涉嫌违法。在等待调查结果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厘清4个问题：视频博主“麦田农夫”的鉴定方法是否合理？五月天是否有假唱的可能性？假唱、半开麦、垫音等概念如何区分？法律上如何判定假唱？为此，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到了业内人士和律师。

“很难解释为何一首歌里声音变化那么大”

据博主“麦田农夫”在视频中介绍，其真假唱鉴定视频的素材来自粉丝在演唱会上拍摄的视频，他从中提取出人声，导入Melodyne修音软件分析。他发现，某些歌曲的某些部分，其音高、音准接近准确无误，由此判定五月天演唱会存在假唱行为。博主“声理学”在其微博进一步解释判定原理：“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他的声波在软件里的尺度上走得准不准。……（修音软件）‘准和不准’的标准是赫兹级别的。在赫兹级别的这个标准中，现场演唱，还能够唱得精准无误，这就根本不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唱得再好的歌手也绝对不可能做到，而且是远远不可能做到。”

一位曾担任多场演唱会音乐总监的音乐人对记者表示，“麦田农夫”的鉴定方法有其合理性：“绝大部分歌手，如果不修音，音准上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偏差。比如陈奕迅，他的音准会习惯性偏低，但比较稳定，不会一下高一下低。也有些歌手真的很难，但他们快速咬字的时候还是会有偏差的，会有一两个音到不了的情况。从该博主发布的分析视频来看，五月天有些地方准得离谱。”

“麦田农夫”质疑五月天演唱会上存在真假混唱的情况，即一首歌里某些部分真唱、某些部分假唱。这位音乐人认为：“从现在网上流传的五月天现场视频来看，有一点很难解释：为什么一首歌里的声音变化那么大？而且经常是难度低的部分唱得好，难度高的部分唱得不好，这不太合理。”

至于有人提出是否在即时修音的可能，他表示，如今的确有技术可以做到即时处理歌手音准，但很难做到如此完美。“修音是个细致的工作，包括声音震动的频率、尾音处理等。现场调出来的声音不好听，一不小心就变成电子音了。”

“假唱”风波持续，4个问题待厘清



中国台湾流行摇滚乐团五月天 图/五月天官方微博

演唱会假唱不常见，歌手有时选择“半开麦”或“帮唱”

演唱会假唱常见吗？这位音乐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做演唱会的时候，我们会在彩排时让歌手试音，根据现场的音响、声学环境等做一个混音，具体来说就是加混响、调节均衡器等。目的是让歌手听起来舒服，但不会涉及音准和节奏，那是歌手需要自己把握的东西。”

他表示，以前说的假唱就是直接放录制好的音频，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完全对口型，歌手有其他方法来保证演出质量。比较常见的就是半开麦，也可以说垫音：“半开麦就是把预录音轨，但将音量削弱到30%或者50%。演唱会演出人员的耳麦中都有节拍器，大家是同步的。唱歌的人可以听着预录音轨跟唱，这就不容易走音。这有点类似我们唱K的时候放着原唱唱歌，只是说预录音轨的音量比较低。”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让现场的和声歌手帮唱：“在某些段落里，直接让和声团里的某个人来唱主旋律。”在这位音乐人看来，这两种都是业内认可的合理做法，“半开麦的时候，歌手也是开口唱的，现场也能听到歌手的原声。有些歌手的歌曲难度普遍较大，一场演唱会下来很累的，有些地方让和声团帮忙也可以理解。”

在他看来，假唱存在判定难的问题。演出现场的声音要分为输入和输出两部分来讨论，“有的情况下，歌手全场都开口唱了，他的麦克风也有收音；但现场输出的时候，歌手的声音被消除，观众听到的是预录音轨。在此情况下，如果交给文化稽查部门的现场音频中包含歌手演唱音轨，便更难判定是否假唱。”

演出现场放Program（指在乐队表演之前已经做好的音色伴奏）也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这位音乐人表示：“演出时现场放Program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有些歌曲需要的乐器比较多，无法靠台上的几个表演者呈现，某几条音轨需要Program预录，是非常合理的。但如果歌手只是在台上摆姿势但没有真正演奏，那就是假唱了。”

五月天巡演场次密集，主唱阿信曾在台上吸氧

今年，五月天巡回演唱会的场次安排非常密集，引发人们对五月天身体是否吃得消的疑虑。首先是巡回城市多：五月天今年先后跑了香港、北京、泉州、西安、广州、上海等城市；中间还穿插着悉尼、墨尔本等国外城市的演唱会；11月21日结束内地最后一站的上海演唱会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开启欧洲巡演，11月28日在伦敦开唱，12月1日在柏林开唱，12月7日即将在巴黎开唱。其次是大型城市的场次也比往年更多：香港六场、北京鸟巢六场、广州五场，以及上海八场。在今天的巡演过程中，主唱阿信曾出现身体不适。在9月8日的西安演唱会上，他一边吸氧一边献唱，面容憔悴。

五月天的歌曲“废嗓”，对声带损耗较大。接受采访的音乐人坦言，在流行音乐领域，不是说标准唱法就是对的。有时候用科学发声的方法，反而唱不出那种感觉。这位音乐人表示，此次假唱风波应等待法律的判定，避免用情绪下判断。

一位专业歌手对记者坦言，演出时难免遇上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歌手能做的就是平时做好锻炼：“歌手不像乐器，有时候唱不动就是平时做好锻炼；歌手就是一个薄薄的器官，有时候稍微发紧一点也会出状况，只能吃药、做雾化治疗、打点滴，保证休息和多喝水。平时要保持锻炼，也要了解自己的状态，合理分配演唱会的曲目和自己的精力。比如前面安排一些难度没那么高的歌曲，慢慢把嗓子打开，把一些炫技的歌放在后面。如果感到实在疲惫，就别安排太高难度的歌了。实在不行，请两个嘉宾帮忙，自己歇一歇，也是可以的。”

律师意见：法律对“半开麦”尚无明确规定

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营业性演出不得以假唱、假演奏等手段欺骗观众，前款所称假唱、假演奏是指演员在演出过程中，使用事先录制好的歌曲、乐曲代替现场演唱、演奏的行为。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观众有权在退场后依照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要求演出举办单位赔偿损失；演出举办单位可以依法向负有责任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追偿。

根据现行法律，半开麦、垫音违法吗？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胡雪律师解析，法律对假唱的定义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事先录制”，二是“代替”。“如果是单纯地对口型，那必然是假唱。但半开麦的情况更复杂：虽然有事先录制的，但演出者本人还是有发声，这就不算假唱。”

他认为，随着音乐行业的发展，有些表演形式的确需要半开麦，但不代表放预录音轨就是合法的。“比如说唱、舞蹈等形式，业内公认允许半开麦，以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但如果第一句真唱，后面全部以预录音轨代替，或者只唱难度低的、不难唱高的，我认为应该被视为假唱。半开麦的底线是人必须发声，但至于音量的比例问题，目前法律还没规定到那么细。我认为，至少现场观众应该听得到现场发出的声音。消费者花钱买票，自然是希望看到好的表演，而不是听到‘车祸现场’。在现场适当放伴奏，我认为可以接受。但歌手本身不可以依赖伴奏，还是应该以真唱为主，伴音为辅，不需要刻意制造完美。”

E-mail:hdzp@ycwb.com

□黄维樑（香港）

送别护泉人

——悼念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女士

脱尽凡俗，妙想天外，是科班出身的画家无法构想也不敢构想的

胡晓明老师的山水画

□沈喜阳



2007年11月，范我存（左一）、余光中（左二）夫妇与作者一家在深圳合影

他的手挥向观众席，接着朗声道：“新娘在那头……”那位资深的“新娘”就站起来，腼腆含笑向观众点头

大书特书”。香港作家协会会长曾敏之先生撰文称，读着组诗的第四首《红烛》，我凄然垂泪了，它是“写出离恨的杰作”。读此诗时，我还“年轻”，却也深深感动，对其诗情和诗艺念念不忘。

11月24日我在成都大学讲余光中的诗，很想举《三生石》为例，但很难做到如此完美。“修音是个细致的工作，包括声音震动的频率、尾音处理等。现场调出来的声音不好听，一不小心就变成电子音了。”

1991年秋天，余光中先生在台北的《联合报·副刊》发表组诗《三生石》，讲夫妻“生死别离”的，意境凄清，引起热烈反响。诗人把夫妻比喻为一对蜡烛，年近八十，“……烛泪越烧越短/夜啊越熬越长/最后的一阵黑风/吹过/哪一根会先熄呢，曳着一阵白烟……”

小说家高阳先生读后，称其写“伉俪情深，一至于此”，乃赋诗以和：把《三生石》四首译诗为四首七绝，几天后在同报发表。香港的宋淇先生读到余诗与高诗，在写给我的长信中说：“《三生石》的成就值得

线姻缘。”

这也首读者反响热烈的诗。在香港买了礼物后，余先生及其“根德夫人”（香港人说法，意指跟着丈夫出席活动的妻子）飞到渥太华，对一群华人演讲、诵诗《珍珠项链》时，赢得的掌声最多；掌声过后，是在座太太们的埋怨：丈夫不送项链，更不提献诗。

我在香港读到报刊上余先生的作品，或余先生亲自寄来的诗作，常常会寄给内地一些好友，如长沙的李元洛先生。湘子多才且多情，读后彩笔快捷成《大珠小珠落玉盘》长文，在报刊发表，成都的流沙河先生也撰文高评此诗。李元洛曾三数次对着满堂听众，背诵这首首诗。

24日成都大学的讲座完毕，好几个女生和我拍合照，看来她们都非常喜欢这首诗的雅丽多情。就在演讲翌日，余幼珊微信来信：妈，24日晚上往生了。24日上午我避讲《三生石》，只讲《珍珠项链》，而余太太于日晚上午安息了。“念珠”相信此后大家怀念余氏伉俪，还会怀念这首珍珠一般的诗。

今年学术活动多，安徽师范大学邀请我在12月初作一场演讲。

我提供四五个题目让主持的教授选择，余光中的吸引力大，他选定的题目是《用心雕龙》理论析评余诗中诗名篇》。届时我当可讲《三生石》了。

《红烛》中的两支蜡烛，从新婚烧到晚年，一阵黑风吹来，一支先熄灭。组诗《三生石》的首章《当渡船解缆》，接上了《红烛》末章的情景：诗人先走了，妻子在茫茫水域的此岸挥手相送；然后是诗人“在对岸/苦苦守候/接你的下一班船/在荒荒的渡头/看你渐渐地靠岸/水尽，天回/对你招手”……敲打键盘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

1969年我赴美国留学，翌年独自驾车六百英里到科罗拉多州拜访诗人，初识余氏《乡愁》中的“新娘”。1976年起，我和余光中先生同事于香港中文大学，与其伉俪更时时相见相聚。1990年代起，余光中在内多地朗诵《乡愁》，到了“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那头……”情景来了——他的手挥向观众席，接着朗声道：“新娘在那头……”那位资深的“新娘”就站起来，腼腆含笑向观众点头。这是“余粉”难忘的场面。

数十年里余太太给我留下来的珍贵可爱的镜头太多了。余先生曾说杜甫固然伟大，但让他感到“扫兴”的，是杜甫赠内的诗只有一首；他不可不同，写过很多诗给妻子。范我存是丈夫诗歌的灵感来源，是丈夫一生的守护者，当然是余氏全家的护持者。现在，诗人在渡头向妻子招手，我们则向她道别。下面是我的挽联，表达送别之意：

我思我在兰心巧手谈文解艺精编中国结
存存存真教女相夫为善辅仁乐做护泉人

高雄时期的范我存女士，除了主持家务，协助夫君文事之外，还当过高雄市美术馆义务解说员，深受艺术爱好者欢迎。她巧织中国结，并收集其作品编成《玉石尚》一书，精美绝伦。年前捐赠其收藏古玉子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资师承。散文家张晓风教授曾发表文章《护井的人》，表述范女士对夫君事业的贡献。拙作的下联倒数第二字，应为平声字，而“护井人”的“井”字仄声，故改为平声的“泉”字。余光中从泉州永春人，一生佳作篇如春笋涌现，此改动谅可获理解。

脱尽凡俗，妙想天外，是科班出身的画家无法构想也不敢构想的

胡晓明老师的山水画

日前赴沪上参会，偷空拜访胡晓明老师。刚坐定，晓明老师就迫不及待打开一幅他新绘五六米长的长卷山水，请我观赏。

虽然在微信群已无数次看到晓明老师的画作，但手机屏幕上所见与纸质卷轴上所见何啻天壤！更何况是五六米长的长卷山水：如音乐交响，起首舒缓悠扬，继而激昂奔放，继而低回婉转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忽而高音铿锵咆哮浩荡，忽而悲愤激昂，忽而大喜过望，忽而悲喜交错，忽而无声无息令人以为乐曲终止，突然发出金石崩裂尖锐刺耳之音，如重金属双手敲打耳膜，似令我要用双手掩耳，继而渐归消歇中仍有不屈不挠之昂扬，但终究平缓清悠悠了上风，于是最终余音袅袅……

晓明老师说长卷前面的引首和后面的题跋都等着请名家来写。我提出长卷中为何纸张颜色并不一致。晓明师解释，一开始并非有意创作长卷，系画在不同宣纸上，随时画随时放在一边，最终将满意者拼成长卷，故纸本颜色不一，也是憾事。

晓明师接着打开一个正方形纸盒，里面储藏的全是他今年春天刚开始从事绘画的作品，包含几十幅山水、荷花和东坡诗意图。我特别看重一幅名为《西湖雨》的荷叶图。画面上一片墨荷叶占据了画幅的大半部分，左下一条细痕的船上隐隐可见一人在划桨。仔细看荷叶中心，又似乎是荷花的花蒂。构图奇特：一片荷叶如此之大，大如宇宙；而一舟一人如此之小，小如芥粒。画面背后的水势向我奔来扑来，使我不自觉地后退，生怕大水泼到脸上。

人们常言，进入艺术世界，就可以脱离功利境界，艺

也许是花的心心念念，也许是我的念念不忘，这是属于一个人和一株花草之间的缘分

处变不惊地开出一朵花

□武桂琴

漫长的暑期一过，临近仲秋。终日潮湿黏腻的南方天气，刚有那一丝清爽初现，某一个早晨拉开窗帘，发现窗前一株直直向上、叶似柳眉的花草开花了。

每天早晨拉开窗帘都能看到新开的鲜花，初始一朵、两朵地开，后来四朵、五朵地开，花儿是朝开暮谢的，傍晚回家能看到小碎花落在地上，依然保持着花朵的样子，没有零落成泥的萧条，它们只是自然而然地落地了。

想起刚住进来的那几年，父母尚未太老，他们还能千里迢迢起来和我们生活。母亲作

为一个资深花迷，总有办法在外出的路上发现各种花，抱到一枝梅哈的回来插在家里的空瓶子里培育，种活过玻璃罩、月季、玫瑰、向日葵等。这种叫作蓝花草的花，当时就是这样被他们种在一个超大花盆里，因为长得茁壮，开起来密密匝匝，粉紫粉紫，像梅花一样梦幻；也种过牵牛花，散发着绸缎般的色泽，妩媚又倔强，只是牵牛花不似蓝花草的花朵那般能看到花边处细微的波浪，也不似蓝花草的花期漫长。

那些被母亲培育出来的花草草，可惜后来因为缺乏照顾而枯萎了，渐渐地，露台上就只见绿植不见花树了。时隔多年，一株

蓝花草竟然重返我的露台，就在靠窗的一个小花池子里不知不觉地长出来，着实令人惊喜。

于是告诉远在老家的母亲：露台上久违的蓝花草在日日开花呢。母亲开心地发出了功臣般骄傲的笑声：你看花儿就是好看吧！种花就是开心吧！啥花都好看吧！

是的，哪里有不好看的的花嘛，花儿开了就是美丽这个世界的，只是这世界上的花那么多，能遇到跟自己朝夕相处的花却是需要缘分的。

若不是多年前栽种过蓝花草，又或者在那时留下了种子，若不是今年的气候刚好得宜，若

不是这一株蓝花草就在窗前，大抵我也不会那么仔细地观察它、欣赏它吧。而它又是那么独立和倔强，仅靠着风雨阳光就长起来。

也许是花的心心念念，也许是我的念念不忘，这是属于一个人和一株花草之间的缘分。

生而微末有什么关系，平平淡淡有什么关系，经历风雨有什么关系，志不及远方有什么关系，只要心眼明亮，每天都能处变不惊地开出一朵花，就能释放自己的能量来美丽这个世界啊！这个道理爱种花的母亲从没有说过，是窗那那棵日日绽放的蓝花草身体力行告诉我的。



又闻豆角香（国画） □方少岳

又闻豆角香（国画） □方少岳